



(资料片)

## 【人生笔记】 凡人“阿甘”

□潘万余

一直想再写写老黄。上网搜索，再一次被他获得2015感动济南年度人物提名奖时的颁奖词所触动：他是协勤中的“阿甘”，第一次经过这个路口，你或许会笑他太较真；天天经过这个路口，你会对他竖起大拇指！一时间我好像有了灵感。于是，在一个风和日丽、杨柳吐绿的晌午，我再次走近老黄。

坐在我对面的老黄不善言谈，但笑意常在。基本是我问一句，他微笑着挤出一句回答。太正式了！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是我持笔记录、有板有眼的样子误导了他？我赶忙放下纸和笔，递给他一支烟。烟雾中，老黄的微笑慢慢自然了许多，话也跟着多了起来。“刚来停车场看大门时，我也不太习惯，毕竟在路上站岗那么些年，忙忙碌碌累并快乐着。能被人认可被称‘活宝’，我还是挺怀念的！但领导让我来这里我就来了，现在也慢慢适应了……”真没想到，从他口中能说出“累并快乐着”这样的话来。见我会心地笑，他说得更起劲了，“……我还有两年多就退休了，只要领导安排，我照样可以再上马路执勤去。”像他！凡人“阿甘”、协勤老黄。

促使我萌生再写老黄的原因，仍然是他的与众不同，即便到了新的工作岗位，仍然异于旁人的“阿甘”特质。无论你什么时候进停车场，老黄总是会走出门卫室，微笑着冲你招手，遇到熟悉的人再聊上两句。我骑电动自行车上下班，每回充电需要进停车场时，老黄都会走过来下意识地帮忙扶一把车子。待我取出充电器时，起先他还跟我抢着插两边的插头。我哪好意思全指着人家啊。后来时间长了，我俩像是形成了默契，他往车子上的插口插线，我往墙上的电源插口插头。完事后，老黄会说：“潘老师，充满后我给你拔下来。你要下班晚，我锁门时给你把车子推过去。”当然，最经典的是后边这两句：“食堂早饭好了，你去吃吧。”他连说带比划，我照例每天

嗯哈地应和着，知道他是想跟我说说话，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，才找了个这样的还算应景的话题。闲暇时，老黄会和门口的环卫工人聊聊天，再者，站在太阳下抽支烟。院内有落叶、杂物时，他会第一时间清扫，有时甚至都抢了环卫工人的活，打扫到了离停车场门口老远的人行道上。

每天下班时，那一溜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一准已被收拾得规规矩整，放进了各自车筐的袋子里。即便遇到下雨，只要是值班，你就安心好了。老黄要么拿出你车筐里的雨衣，要么找块木板或塑料布，给你挡住车座。为表示感谢，我偶尔会给老黄带包茶叶或是一包烟，老黄都是连连躲避推辞。

自认为和老黄关系好，我抛给他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：“等老了，一个人怎么办？你考虑过吗？”老黄倒不介意，也不回避，微笑着说：“走一步算一步吧，先把老母亲照顾好再说！”老黄现在跟八十多岁的母亲一起生活，下班之后回家跟母亲一块吃饭聊天。“其实每天这样也挺幸福的。做做家务看看电视，偶尔我还翻看一下中国地图。”他说。我很好奇，连微信都不会用的他，怎么还喜欢看中国地图呢？他的回答同样出乎我的意料：“就是想看看哪个省哪个市，还有哪个地方没去过。现在跑不动啦……”原来，诗与远方一直还在老黄的心中生长。

他就是那个曾经拿着小旗、吹着哨子、跑来跑去卡控车辆、如果司机不礼让行人他就嗷嗷叫、没少挨骂，但回头率却特别高的交通协管员黄笑晨；他就是那个无论在哪里，也要笑对人生、拼搏进取的凡人“阿甘”。

和老黄告别，我转身离开了停车场。没走出多远，身后传来大扫把扫地的刷刷声。扭头回看，腾起的薄尘中，老黄躬身卖力地挥动着扫把。那身影纯净，专注！像早春的太阳，暖和！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任职于济南市历下区交警大队。）

□薛原

立春那天，谌容辞别了人间。谌容的小说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阅读，那时她的小说，尤其是中篇《人到中年》，影响了我们这些还在中学校园里读书的文学爱好者。上世纪80年代已经渐渐远去，属于那个年代的作家和作品也渐渐告别当下的阅读。这几年虽然我已经很少再阅读小说，但对于谌容的小说，尤其是《人到中年》却一直没有放下——确切地说一直还在阅读她，不过却也只是与她的作品相关而已——这就是根据她的小说《人到中年》改编绘制的新版连环画。

与当年的连环画《人到中年》不同，现在的新版连环画，无论在开本、纸张和印制上都有了明显的改观，即便都是精装本，也有大小不同的开本。这也反映了四十多年来图书材料印制上的明显变化。提到谌容，自然就想到《人到中年》这部中篇小说，而小说女主人公陆文婷医生的相貌形象，更因为电影银幕上陆文婷的扮演者潘虹而令人难以忘怀。从小说、连环画，再到电影，《人到中年》就这样成为我20世纪80年代阅读记忆的一部分。

谌容的中篇小说选集《谌容集》是我在1987年的夏天，于北京三里河路边书摊上遇到的。此书由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第一印，印数25,000册，定价3.6元。这个价格是平装本的。从版权页上可以看出，此书还印了3000册精装本，定价5.8元。因为在此书扉页上清楚标志了买书的时间和地点，现在回想起来也就有了时间上的依靠和提醒。也是在那些年里，我逐渐养成了在扉页上记录买书信息的习惯，例如时间、地点等。

《谌容集》收入五个中篇小说：《永远是春天》《人到中年》《太子村的秘密》《真真假假》《散淡的人》。这五个中篇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《人到中年》和《散淡的人》，而后来又让我多次阅读的，就是这个《散淡的人》。尤其是当时似乎还从什么杂志上看到说，谌容小说《散淡的人》里的人物原型，就是杨宪益先生。杨宪益和戴乃迭，当时也正是话题人物，这更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。

现在再翻阅这本《谌容集》，发现我当时阅读《散淡的人》时居然还做了“批注”。例如小说结尾，描写主人公杨子丰慢慢地站了起来，看了看杯中的酒，高声说道：“我不要童年，不要青春，我愿意一生下来就是老年……”在这句话下边，我画了一道线，“批注”说：“结尾真真费劲苦心！”还标志了时间：“87.8.25兴奋读毕。8.261时12分。”也就是说这本书是我带回青岛后开始阅读的，而这个阅读完成的时间是在中午。当时在南海路7号海洋研究所生物楼211房间里，我没有午睡的习惯。做完手头老师们安排的工作，我的大把时间就是读书，应该说是读闲书。在我桌子上显微镜边上，堆着与我的工作无关的闲书，且大多数都是文学书。

从当时的“批注”上可以看出我阅读的认真和我当时“自以为成熟”的幼稚。例如小说描写杨子丰对大家把他誉为“莎翁”专家以及对“莎学”的不以为然：“莎士比亚可研究可不研究。你研究他干什么？俄国人喜欢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他，说来说去无非想说明莎士比亚是伊丽莎白王朝危机的产物。这当然正确。因为正确，就没有必要再死乞白赖地研究了。英国人研究莎士比亚，最热门的题目，是否认莎士比亚的戏剧出自莎士比亚之手。这未免荒唐。因为荒唐，又何必没完没了地去研究……”在这段文字边上，我“批注”：“这对今日研究《红楼梦》不是最好的评论吗？已知其果，又何必劳神再寻其因。”

再如杨子丰谈他何以戴上了诗人的桂冠：“我写过一些破诗，出过一本诗集，卖了一千本。当然，这个发行量在四十年代也不算很少。不过，其中至少有四百本是我自己掏腰包买下的，那时候我有两个钱。于是我又被戴上诗人的桂冠。其实，从那以后，我一首诗也没写过。我是个四十年没写诗的诗人。”在这段文字边上我的“批注”既幼稚又矫情，今天再看，忍不住笑了，但也没有了呈现出来的勇气。年轻时的无知无畏啊！

而小说里杨子丰关于喝酒的一段话，也成了不喝酒的我当时和至今一直拿来品评周边酒徒的标准了。杨子丰说：“爱喝酒的人，通称酒徒。喝多了，发酒疯的，俗称酒鬼。像我这样，不管喝多少，从来不醉的，可称酒仙。这是酒徒中最高的称号。”

在这篇小说的题目上方空白处，我“题跋”道：“1985年秋在厦门曾读此篇小说，留下深刻印象。也许置身高级知识分子群中，目看耳闻，对此类小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在当下描写高知的小说作品里，我最喜欢的是《散淡的人》，尤其是小说语言非常贴近人物，为整篇锦上添花。格调也幽默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却如茶后神聊，其实蕴含耐人咀嚼的内容。87.8.25晚读。”边上又用不同颜色的墨水笔另写一行：“93.8.19重读。”即便是1993年8月的重读，距今也过去三十多年了。

（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出版人。著有《文人谈》《画家物语》《闲话文人》《海上日记》《南海路7号》等。编有《独立书店，你好！》《如此书房》《带一本书去未来》等。）